

傳奇中的傳奇

畫壇怪傑張大千

(下)

● 王成聖

楊宛君機智救夫婿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日寇全面侵華，烽火遍野，北京旋被日軍佔領，人人想逃走，這時張大千和楊宛君住在頤和園的聽鸞館，身邊還帶著黃凝素所生的兩個孩子，滿心焦急。張大千對她說：「妳帶著孩子立即進城，婦道人家不引人注意，妳進城後叫紅十字會派汽車來接我，以後再作打算。」楊宛君與隔壁一位正準備逃進城的鄰居化裝成村婦，一人騎一輛自行車，後面各馱著一個孩子，急急忙忙馳向北平城裏。傍晚時分，一行到達西直門，只見城門緊閉，兩名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惡狠狠地把守著，一個穿黑府綢大褂的漢奸彎腰駝背地站在旁邊。要後退，沒有路。楊宛君只好壯著膽子，硬著頭皮走上前去。漢奸問：「你們是幹什麼的？」「我們是城裏人，看親戚回來晚了，放我們進去吧。」日本兵卸下刺刀槍對

著楊宛君。宛君急忙把漢奸拉到一邊，塞給他一點錢說：「都是中國人，您幫說兩句好話。」又指著自行車把上網兜裏的兩條美國煙：「這個您拿去。」漢奸打開包袱翻看，只有幾件小孩子換洗的衣裳。拿著兩條煙走到日本人面前說：「她們是幹活的良民，這是送給你們的。」兩名日本兵互相看了看，一個點點頭，另一個向著城門樓上喊了幾聲，一會兒，西直門城門開了一條窄縫，楊宛君兩人急忙推著孩子鑽了進去。

後來日本兵封鎖頤和園，把園中居民趕到排雲殿前。一名大佐，手按著武士刀指著張大千：「你出來！」身穿藍布長袍的張大千從人群中走出。「你是國民黨監察院長子右任。」張大千用手指著自己說：「我不是。」大佐說：「于右任是大鬍子，他的鬍子大大的。」「我是畫畫的。」大佐出生於文官家庭，喜歡附庸風雅，最好中國字畫，於是說：「你會畫畫？」「你一個人出來。」大千被帶進一間屋子，日本人找來筆、紙、

硯臺，笑著說：「你畫給我們看看。」大千提起畫筆，蘸著墨汁畫了一只螃蟹，日本兵說：「再畫一個。」大千一揮而就，一只活生生的蝦躍然紙上。此時，日本大佐偵知他是著名畫家張大千，眉開眼笑地走來，「你不要出去了，留在這兒為我們畫畫吧。」在這個緊急時刻，楊宛君乘坐紅十字會汽車直入園中，聽說大千被迫在作畫，奔進屋來。穿白色旗袍的楊宛君跟著穿白大褂的大夫走過來說：「不行，他患傳染病肝炎，會傳染的，請讓他治病，醫院已派車來接他了。」大佐沉吟一下，量張大千也跑不了，一揮手，宛君和丈夫挽著大千登上救護車飛快地開走了。宛君有膽有識，有勇有謀，張大千不由得不從心坎裡面愛煞了她。楊宛君把張大千安頓在北平市內羅弦胡同家中，即到郵電局給上海的四哥張樞拍封加急電報，有事請他北上商量。

這時期，張大千的心情憂急如焚，眠食不安。卻靈感一來，畫了一張自畫像，頭戴

「東坡帽」，身穿古服，盤膝坐在一棵古松下，下面，一臉黑鬍子，道貌岸然。

畫上題了一首浣溪沙詞：

十載籠頭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畫圖留與後來看。

久客漸知謀食苦，還鄉真覺見人難，爲誰留滞在長安？

大千自寫像並題，時丁丑十月也。」

一九三七年冬某一天北平火車站前佈滿了日本兵，嚴密地注視著每個旅客。宛君走進月臺，南來的火車緩緩進站，張楫提著黑色小皮箱出現在車廂門口。宛君高聲招呼「四哥！」，顧不得細說，拉著張楫往月臺外走去。一名日本士兵用刺刀一橫，擋住去路，「你們是幹什麼的？」張楫一驚，把皮箱掉在地上，宛君擋住張楫，用東京味十足的日語說：「這是我親哥哥，從上海來看望我，請放我們過去。」日本兵一聽宛君道地的日語，不由自主「啪」地來個立正，「請開路。」宛君陪張楫出了車站，登上了出租小汽車，駛回北平家中。

這時候，張大千的另一位夫人黃凝素已帶著幾個孩子，逃回四川老家，北京只剩下張大千、楊宛君和小兒子羅羅，三人正在商討逃走方法，突然一個日本軍官闖了進來，以兇悍的口氣對張大千說：「聽說你有許多古字畫，拿出來，我們給你成立一個館，陳列起來，比放在你個人手中保險。」「我的古畫不在北京。」「在哪裏呀？」「在蘇州

、上海。」張大千看日本人猶疑，就說：「我留在北平，讓我太太去拿吧。」楊宛君也不推辭，開口就對日本人說：「你們開個路條，我去拿。」

日本人開出路條寫著：楊宛君，女，北平人，廿二歲，已婚，雙程兩星期，上蓋日本憲兵司令部章。她，隻身到天津，託張大千的學生買輪船票。

當時平津一帶，人人亟於逃離淪陷區，奔向大後方，華洋客輪，一票難求。張大千的學生僅祇幫她買到了一張貨船附搭旅客票。正在爲難，宛君劈手就把船票拿過去，絲毫不以爲意的說：「貨船上有旅客，我就坐得。」學生還在不放心，喊了聲：「師母！」宛君接口就說：「我再不走，只怕走不成了！」

經過七晝夜海上顛簸，楊宛君疲憊不堪的抵達上海，見到四嫂，還來不及梳洗，立即給身陷北京的張大千拍電報：「你的畫有些我找不著，必須你自己來找。」過了一天，又寫信謊稱：「四哥已在北平，你回來找畫完畢，帶四嫂與我同回北平，否則兩個女人行路實在不便。」這樣延宕了一個多月。日本人上門逼畫，張大千拿楊宛君的電報和信給日本人看，看後果然深信不疑：「給你開個路條，限你一星期返回。」「十天吧，有的畫在蘇州，我要去蘇州拿。」拿到路條，張大千給宛君拍發電報說：「即日起程來滬。」

青城山三太馴一夫

張大千回到上海，夫妻團聚，悲喜交集。張大千忙說：「快收拾行李，回四川去！」他們乘火車先到廣西梧州，再到貴陽，都遇到日機轟炸，驚險萬狀，幸未受傷。

一九三八年，張大千和楊宛君經九死一生抵達重慶，在三哥家住了一段時間，即遷居成都附近的青城山，租下道觀「上清宮」後院，上清宮在青城山的最高處，風景怡人。不久，張大千的另兩位夫人曾慶蓉和黃凝素也到了青城山，一家團圓，生活愉快，一住三年，張大千除遊山作畫訪友外，還讀了不少古書，留下以下幾首韻味高雅的律詩和絕句：

青城小居口占

自謂名山足此生，攜家猶得住青城。小兒捕蝶知宜畫，中婦調琴與辨聲。

食粟不謀腰腳健，釀梨長令肺肝清。榻來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這一首七律，原是初稿，後來又易稿爲：

萬里飄蓬一葉輕，榻來猶得住青城。兒捕粉蝶知宜畫，妾整朱絃與辨聲。

食粟不謀腰腳健，釀梨聊令肺肝清。秋來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

上清宮

濯纓初謁丈人君，擲筆還尋誓鬼文。懸樹六時飛白雨，吞天一壑染紅雲。

恰逢道士暗然笑，偶說長生術在勤。我

欲真形圖五嶽，祇愁塵濁尚紛紛。

青城第一臺

百劫歸來謝世氣，自支殘夢掛秋雲。樹連霄漢高臺迴，衣染煙霞寶殿薰。

萬派爭流來足底，一身孤置絕人羣。諸天自罷聲聞想，聲咳何教下界聞。

這樣的好詩，可說直追工部、放翁，張大千對青城真是夢寐不忘，後來遠遊異國，時夢青城，也留有詩，鈔錄三首於後：

(其一) 紅葉小鳥

奪眼驚秋早，熊熊滿樹翻。坐花甕病客，滅血泣孱魂。

絳帳笙歌隔，朱樓燕寢溫。青城在萬里，飄夢結靈根。

(其二) 青城老人村

投荒乞食十年艱，歸夢青城不可攀。村上老人應已盡，含毫和淚紀鄉關。

(其三) 青城山

沫水依然作亂流，珠江難望蜀膠投。平生夢接青城宅，擲筆還羞與鬼謀。

住在青城山，張大千「一夫對三太」，究竟如何生活，外人不得而知。不過，曾發生「三太聯合陣線」和「一夫」正面衝突的故事。原來張大千脾氣急躁，對於妻小們講求「家規」，一不如意，立刻對家人加以責罵。有一次不知爲了何事，「三太」忍無可忍，竟聯合起來，對「一夫」先「動口」，後「動手」，拉拉扯扯，演成了「全武行」，其間黃凝素夫人性情最烈，竟順手拿上鎮

紙用的銅尺，一不小心竟打在大千的右手背上。大千一痛一氣，大發雷霆，衝出門去，不知去向。

易君左曾爲文敘述過這樁趣事，用寫章回小說體這二回合的精采題目如下：

「一氣隱無蹤，雲山日落。千峯尋不見，燈火宵明。」

據易君左的敘述，原說大千一氣出走後，入夜不歸，這樣才嚇壞了「三太」，急著動員全家，並且和易君左商量如何是好？

後來動員全家，和寺中年輕道士，外加易君左，大家打著燈籠火把，在山上附近各處尋找。後來才在山腰有名的「天師洞」旁的一個小山洞中找到，祇見他面壁而坐，旁若無人。大家欣喜若狂，又勸又陪罪，請他打道回「府」。後來據說還是黃凝素夫人跪下陪罪認錯，這樣才結束了這幕小小的「悲喜劇」。

一九四〇年，張大千偕楊宛君、黃凝素兩夫人和大兒子張心智專訪敦煌，驚見石窟中的絕世之作，張大千嘆道：「發現晚了，發現晚了，早該來啊，我一輩子都畫不完。」因爲需要作的畫量太大，他們折返蘭州，張大千寫信要蕭建初（大千女公子張心瑞之夫）、張心德（張善子之子）、上海市著名的工筆畫家謝稚柳等前來與他共同開發敦煌的工筆畫家謝稚柳等前來與他共同開發敦煌的喇嘛，這些喇嘛自幼從師學藝，會磨製顏料，色、縫製畫布、燒製木炭條，製金粉、畫筆

等等，有兩位年長的還善畫工筆色彩宗教畫。黃凝素回蘭州後產一女，行動不便。第二次再到敦煌，陪大千前往的女子只有楊宛君一人。她梳一條油光烏亮的大辮子，看大千作畫如醉如痴，忘了旅途的勞累，環境的險惡。

他倆把家安頓在廟裏，廟前一條小河，河水流過處露出一片鹽鹼地。帶的罐頭吃完了，吃鹹菜。宛君看著日漸消瘦的丈夫，心裏暗想：「要讓他有新鮮蔬菜吃才好。」

宛君與大千商量，她說：「種些蘿蔔、白菜，好嗎？」大千拍掌贊成說：「太好了。」宛君從蘭州買來菜種，栽種在廟前的碱地上。用河水澆灌，種子發芽成長，開始有蘿蔔、白菜吃了。她十分喜悅。夏天，她把幾張蓆子支在河水裏，圍成「密室」，天天在「密室」洗澡。冬天，把河裏的冰敲下來，貯存在廟的伙房裏，用時化開。用水來源困難，洗長髮過於費水，宛君忍痛剪掉一頭青絲，梳起短髮。

爲適應沙漠生活，楊宛君學騎駱駝。一日，她跨上駱駝背，駱駝抬起後腿，把她從前面摔下。旁觀的人忍不住大笑，宛君強忍著眼淚，大千安慰她：「再騎一回，記住，駱駝起身時先抬後腿。」宛君終於學會了騎駱駝。住在敦煌二年六個月後，張大千滿載而歸。他所有的畫都由楊宛君保管。爲了還貸款，只有開畫展覽畫。一九四四年在成都辦敦煌畫展，門票二角。大學生在新民晚報

撰文說門票太貴，買不起。大千耐心地答道：「這批畫能畫成並展出，前後共耗資十幾萬大洋，希望諸君鑒諒。」

張大千再陷粉紅帳

長期的勞累和茹苦含辛，楊宛君患了乳腺癌，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河山光復，張大千送楊宛君重返北平，她暫留父母身邊養病，除癌症外，又有胃病。不久，她接到張大千自成都的來信，說還想去敦煌臨摹榆林窟，她不願體弱多病，立即回到了成都，可是時局大變，中共擴大叛亂，張大千無法再去敦煌，家庭也起了大變化，風流的張大千又鬧了桃色事件，他愛上了年輕貌美的徐鴻賓（後來由張大千為她易名為徐雯波），黃凝素決定和張大千離婚，同時勸楊宛君一起與他離婚。楊宛君顧及自己黯淡的前景，悲涼的身世，回憶往昔的情愛，捨不得一走了之。她仍希望張大千回到她的身邊，張大千以前也鬧過李秋君、春紅等風流事件，她相信以後日子仍會美好，所以她斬釘截鐵說：「不！我絕不離婚。」黃凝素又勸了她兩次，她不為所動，說：「我是北方人，離婚後無法回去見父母鄉親。」

黃凝素不久離了婚，對於楊宛君的執著，張大千俯首稱謝。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張大千還是帶著徐雯波去了印度。他給宛君留下幾兩金子、幾擔米、幾百斤柴炭。共軍進攻成都，砲聲隆隆，徐鴻賓在機場上等候

張大千。張大千特別去到楊宛君的住處道別，宛君溫柔地把頭靠在張大千胸前，任由他激動地把她緊緊摟在懷中，最後還是放開了，她，深情地看了她一眼，依依不捨地走了。這一別，竟成永訣。

睽違卅年愛情不逾

張大千去印度不久，成都淪陷了。黃凝素已離去，楊宛君與曾慶蓉一起生活。曾慶蓉見楊宛君外出參加「街道學習」，很不高興，就不給她飯吃。楊宛君不顧一切困難，她把參加社會活動當成自己的新生，自己的精神寄託。張大千臨走時，將敦煌臨摹的二百六十幅畫交給楊宛君保管。（其中多為畫稿，尚未完成。）多年來，她保存著他所有的珍藏，在動亂不安的歲月裡，她冒著危險救出張大千的畫和古代名畫。張大千曾說：「妳如果生活困難，可以賣掉一部分。」她說：「我寧可餓死，也不賣。」

一九五一年，中共民警和街道部主任找楊宛君，要她獻出敦煌壁畫，她拿不定主意，只好寫信詢問遠在印度的張大千，獲得同意後，她於一九五二年獻出全部敦煌壁畫。次年，楊宛君到衛生學校學習了半年，結束後分發到貴陽鐵路醫院附設診所工作。這時，共幹發現她是曲藝演員，又把她調到鐵路文工團當演員。一九五八年，楊宛君在一次演出中暈倒在地，她得了急性闌尾炎。幸虧歌唱家郎毓秀的「愛人」蕭醫生對她進行

搶救。這位法國留學醫生為她作了切除手術，手術後讓她吃了六個胎盤和幾隻甲魚，才挽救了她垂危的生命。「鐵路文工團」毫無理由地讓她退了職。

宛君的好友王清華於一九五八年六月把孤身一人的楊宛君從四川接到北京同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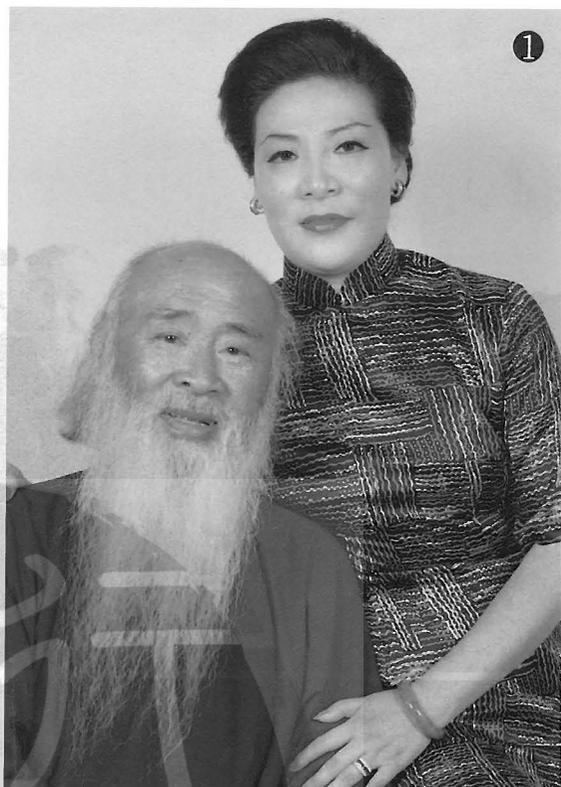
王清華擅繪畫，書法造詣很高，女弟子中有一位是周恩來秘書的千金，活潑可愛，聰明伶俐。一九六一年秋天，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楊宛君和王清華。周恩來問宛君：「妳捐獻了敦煌畫，政府給妳什麼獎勵沒有？」楊宛君回答：「我可以自食其力。」周恩來說：「應該有所獎勵，這件事由齊燕銘秘書長負責辦理吧！」

不久，中共文化部發給她獎勵金人民幣四萬元，二萬元給楊宛君，兩萬元作為張大千回國的川資，希望她爭取張大千回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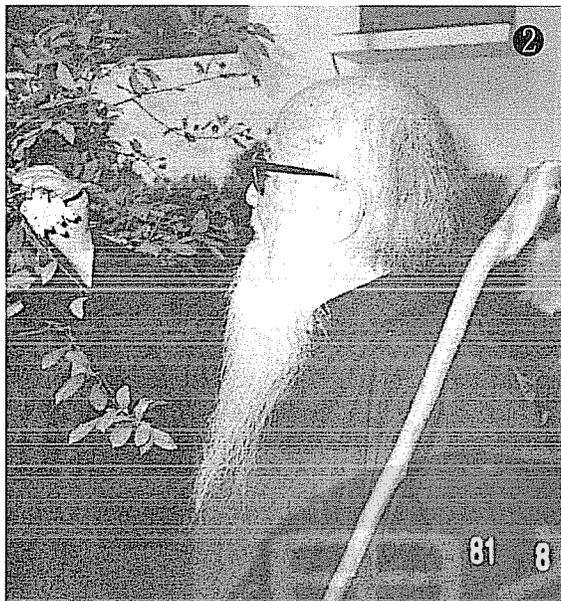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張大千病逝台北，因中共文化部長幾度易人，兩萬元回國川資的事不了了之。但張大千的死訊傳到北京後，楊宛君哀慟欲絕，痛哭失聲，兩人廝守十三年違別卅五年，但楊宛君仍不能忘情於張大千，直到她病逝為止。張大千身後在遺囑中載有遺贈部分：「上開余自作書畫，十六分之一遺贈余姪人楊宛君」。這十六分之一的大千居士遺作，固無論其價值連城，就情感方面而言，亦可足使苦守北地三十六年的楊宛君，在涕淚縱橫之餘，猶能一慰芳心了。

（參考時代文摘創作稿）

王成聖：「畫壇怪傑張大千」插圖（文見107頁）



①張大千（左）與夫人徐雯波（右）合影。
 ②張大千（右）與楊宛君夫人（左）合影。
 ③張大千夫婦（前坐）與郭小莊（後右）孫興珠（後左）合影。



王成聖：「畫壇怪傑張大千」插圖（文見 107 頁）

- ①張大千夫人曾慶蓉。
- ②張大千家居留影。
- ③張大千（左）與于右任（右）合影。





① 民 65 年 張 大 千 與 夫 人 扮 平 劇 「 春 香 開 學 」 為 戲。
② 樂 恕 人 (右) 觀 賞 張 大 千 作 畫。





①張大千聚精會神地臨摹壁畫。
②張大千（右三）偕公子亞弗與喇嘛等釘製畫布。
③在戈壁上整裝待發南歸，左一張大千正與昂吉阿卡交談。

